



大时代

大连工业遗产探究

姜 晔 著

◎ 文物出版社

大时代

大连工业遗产探究

姜 晔 著



文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时代：大连工业遗产探究 / 姜晔著 .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010-5215-8

I . ①大… II . ①姜… III . ①工业建筑—文化遗产—探究—大连 IV . ①TU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4876 号

大时代

——大连工业遗产探究

著 者：姜 晔

责任编辑：徐 旻

装帧设计：薛 璟

摄 影：李 慧

责任印制：张 丽

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政编码：100007

网 址：<http://www.wenwu.com>

邮 箱：web@wenwu.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3

版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0-5215-8

定 价：280.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非经授权，不得复制翻印



从一个沿海小渔村，到今天为人瞩目的现代都市，大连在人们眼中无疑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这种魅力来源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城市发展历程。大连工业起步较早，继上海、武汉、天津之后，建立起了近代工业。大连曾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基础雄厚、门类齐全，为新中国的诞生、共和国的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2007年大连市政府启动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2008年大连市文化广播影视局成立工业遗产调查组，对大连工业遗产的调查第一次作为独立课题在全市范围内展开。非常幸运，我成为这一课题组的负责人，开始接触、了解、探寻工业遗产……

此次调查主要以20多家历史悠久的大型国有企业为重点，发现工业遗存158处，并列入大连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这些工业遗产是大连城市发展的鲜活教材，它们让人们看到了城市文明的进程，看到了工业大发展的辉煌，看到了大连产业工人的工匠精神……

Content

目录

上篇 大连工业遗产概况

- 002 旅顺船坞——大连最早出现的工业
- 036 大连海港——依港建市、以港兴市
- 056 大船——中国造船的光荣和梦想
- 074 有轨电车——奏响 108 年的大连清晨交响曲
- 090 大连机车——与大连城市同龄
- 108 周家炉——大连民族工业的源头
- 126 建新公司——新中国工业的第一块基石
- 138 瓦轴——中国最大的轴承基地
- 148 大橡塑——中国橡塑机械制造业的排头兵
- 158 大起——焦裕禄同志工作过的地方
- 172 大化——一个时代的传奇
- 186 大钢——中国特钢的摇篮
- 196 绿色波浪——大连人心头的温馨涟漪
- 200 大连玻璃制品厂——晶莹剔透的世界
- 204 火车站——渐渐吹远的儿时记忆
- 222 大连水库及净水厂——饮水思源
- 243 一路同行

下篇 大连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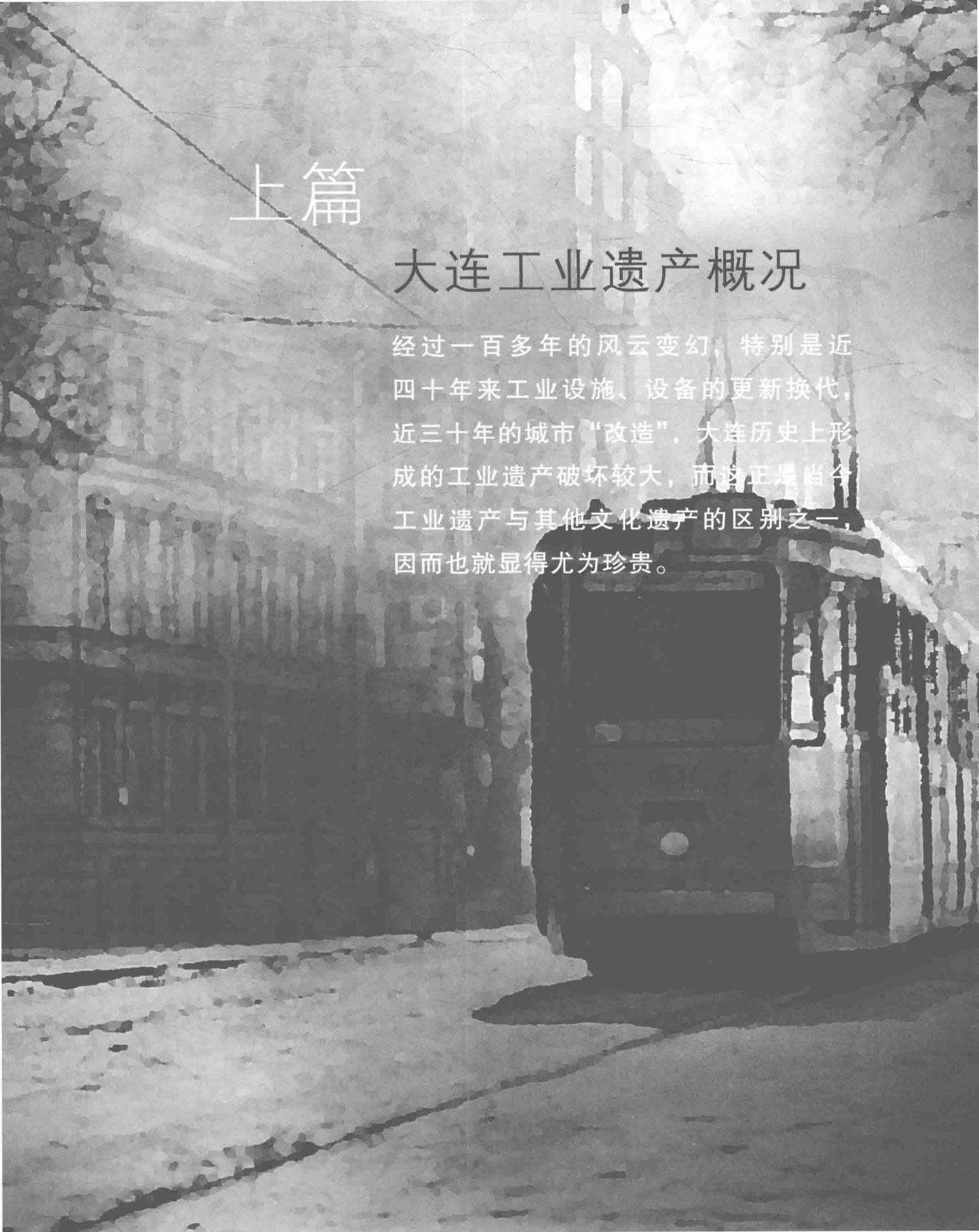
- 271 工业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
- 276 工业遗产的价值
- 279 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模式
- 281 国外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经验
- 294 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实践
- 303 大连工业遗产的历史构成
- 317 大连工业遗产现状
- 320 大连工业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 322 大连工业遗产的特点
- 324 大连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意义
- 331 大连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对策
- 335 工业遗产保护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337 面向大海 春暖花开
——图说大连港 15 库保护再利用

- 341 附录 1 关于工业遗产的下塔吉尔宪章
- 347 附录 2 无锡建议
——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
- 350 附录 3 关于加强工业遗产保护的通知
- 352 附录 4 作者发表的关于工业遗产的文章
- 353 参考文献
- 358 后 记

上篇

大连工业遗产概况

经过一百多年的风云变幻，特别是近四十年来工业设施、设备的更新换代，近三十年的城市“改造”，大连历史上形成的工业遗产破坏较大，而这正是当今工业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的区别之一，因而也就显得尤为珍贵。





旅顺船坞——大连最早出现的工业

生活在旅顺口的人们，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一艘艘战舰驶进港口和船坞。看着这座历经沧桑的港口和船坞，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一百多年来这里所经历的洗礼和变革……如今，这座年深日久的船坞已经被正式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大连工业遗产”清单。毫无疑问，这座船坞隐藏着岁月沧桑。穿过时间的隧道，纷繁的思绪让我们回到了一百多年前那个中国正在进行近代化建设的热火朝天的年代。

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4月，组成所谓的“台湾生番探险队”3000人，由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侵略台湾，并在琅峤登陆。5月18日，日军开始与台湾当地居民交战，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等战死。7月，日军以龟山为中心建立都督府。

清政府得知日军侵犯台湾消息后，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并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率军直赴台湾。沈葆楨等到达台湾后，一面与日军交涉，一面积积极备战。日军由于不服台湾水土，士兵病死较多。日本政府考虑到不能立即军事占领台湾，于是转而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经过一番外交斗争后，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于10月31日签订《中日北京专条》，清政府付给“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抚恤银10万两和日军在台“修道建房等”40万两。12月20日，日军从台湾全部撤走。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引发朝野震动，就像是一颗原子弹爆炸一样震撼。因为在这之前，中国是瞧不起日本的，认为日本又穷又小。现在突然间买了几艘军舰，就敢来欺负我们了。所以，对于清政府洋务派震撼更大。1875年清廷下令由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楨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从速建设南、北洋水师。中国近代新式海军的创建由此发端。

为了建造一支强大的北洋水师，加强海防建设，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从德国订购了巨型铁甲舰“定远”号、“镇远”号。

北洋水师的军港基地和船坞应该建在哪里？由于建港所需费用庞大，沿海港湾众多，选在哪里建港，清廷的官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福建巡抚丁日昌主张在辽宁大连湾与浙江温州任选其一；福州船政大臣黎兆棠则主张借用广东现成的黄埔船坞；曾经出使德国的大臣李凤苞认为应把基地建在烟台大凌湾；而李鸿章最初关注的海军基地是大连湾。1879年10月，李鸿章选派清廷英国顾问葛雷森及哥嘉等人前往大连湾勘察测量。但测量



者发现,大连湾航道口门过宽,需要大批水陆军队才能保障安全。以当时北洋的兵力而论,一时难以办到。于是,李鸿章把目光投向旅顺口。

其实,旅顺口的战略价值,早在清初时期学者姜宸英便曾于其《海防总论》中有所论及。道咸年间,魏源、郭嵩焘也对其地甚加重视,并慨叹当局者之不知注意,“旅顺口渤海数千里门户,中间通舟仅及数十里。两舫扼之可以断其出入之路。泰西人构患天津必先守旅顺口,此中形势之险要,泰西人知之,中国人顾反而不知,抑又何也!”^[1]

光绪初年,江苏学者华世芳于其“论沿海形势”一文中,甚至称登(州)旅(顺)为中国海防中“天造地设之门户”,其间海面不及二百里,可以避风,可以汲水,南北联络稳便,“中国之形势,实无有逾于此者。”^[2]

旅顺口,位于东经121度15分,北纬38度48分的辽东半岛最南端。晋代称马石津(金毓黻考证,马石津实误,应为“乌石津”);唐代称都里镇,都里海口;元代称狮子口。明初,明军与元残军激战辽东。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派都指挥使马云、叶旺率舟师从登莱直抵狮子口登陆,10万大军一路顺风顺水,平安到达,因而得名。由于旅顺口负山面海,形势险要,明初曾经在此设南、北二城以防海。到清朝初年,这里还配置了水师营。

由于温度适宜,常年不冻,是一个天然的良港。港口口门开向东南,东侧是雄伟的黄金山,西侧是老虎尾半岛,西南是巍峨的老铁山,从周围环守旅顺港,形势险要。每次只能通过一艘大型军舰,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光绪八年(1882)十月赴旅顺口总办北洋旅顺营务处的袁保龄,曾于六月奉命遍历北洋各口实地勘察。归言大沽、大连、烟台、登州、威海卫诸口皆有缺点,惟有旅顺最优,“通计北洋形势,铁舰不能进大沽口,大沽

[1]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第19页;《书〈海国图志〉后》,《养知书屋》第7卷,第17页。

[2] 华世芳:《海防形势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第19页。



1879年10月，李鸿章选派清廷英国顾问葛雷森及哥嘉等人前往大连湾勘察测量。但测量者发现，大连湾航道口门过宽，需要大批水陆军队才能保障安全。以当时北洋的兵力而论，一时难以办到。于是，李鸿章把目光投向旅顺口。

是天津奇险，亦非必巨舰驻守；大连湾口门太阔，是水战操场，未易言守；庙岛两面受敌；登州舰不能进口；烟台一片平坦，形势最劣；芝罘岛、威海卫各足自守而无藏铁舰，驻大铁舰、驻大枝水师之地。……环观无以易旅顺者。”^[1]

光绪九年（1883）袁保龄致书友人谓：“去年孟冬，始来旅顺，周览形胜，实为渤海第一要隘。若经营有成，得精强水军巨舰屯泊于此，西策津

[1] 《阁学公书札》卷一，第26~27页。



沽，北顾辽沈，可令环海群邦不敢以片帆相窥。”^[1]光绪十年（1884）议海防，袁保龄再次对旅顺之宜于建港详加言说：“谓七省海疆，延袤数千里，约而论之，扼要者不过十余处。崇明，弹丸之地，南澳则三面受敌，均非驻船胜地；台湾周岸巨浪山涌，且当风之卫，不利于泊船。其他澎湖、定海、琼州各处亦各其缺点。烟台、登州、营口、大连湾亦不利于守而仅利于战，惟有旅顺一口则不然。”“论者谓西国水师建阕择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阻，一也；山列屏峰，可避飓风，二也；路连腹地，易运粮粮，三也；近山多石，可修船坞，四也；口滨大洋，便于操练，五也；地出海中，以扼要害，六也。合此六者，海北则旅顺口，海南则威海耳。两地相去海程二百数十里，扼渤海之冲，而联水陆之气，此固天所以限南北也。若攀数百万之费经营两口、筑堤浚澳、建船坞、营炮台、设武库，数年以后，规模大备。”^[2]

光绪十二年（1886），李鸿章在致总署函中全面阐述了他在旅顺口建港坞的思想：“惟旅顺浚澳之工，前因法事吃紧专顾防务，以致澳工尚未告竣。现在西澳已浚之处可以泊多船，尚嫌进出路窄，转掉不能宽绰。东澳本是浅滩，现正集夫开浚船池，约周三里，深二丈五尺，将来可停铁舰快船多艘，因连澳之船坞甫经兴工，不便开坝放水，故铁舰尚不能驶入澳内，此外人谣称水浅所由来也。查西国水师章程，兵船虽多，大半终年藏泊船池之内，随时更调出洋，以节饷力。北洋兵船本少，亟宜更番操巡，以练胆技而壮声威，不敢停歇致惰士气。此又彼此情势不同，而外人未识其所以行而不泊之故也。至旅顺口系奉天南界大岛，南向有口如门，久经淤浅，近年用导海机器船挖淤浚深，止此一口可进轮舟，其东、南、西三面环海，群山矗立，南距登州只二百里，西距大沽五百余里，实为渤海之门户，北洋之首冲。敌若据之，直、奉两省皆不能安枕。鸿章综览北洋海岸

[1] 《阁学公书札》卷二，第12页。

[2] 《阁学公集·文稿拾遗》，第29~39页。

水师扼要之所，惟旅顺口、威海卫两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而威海卫工巨费烦，故先经营旅顺，以为战舰收宿重地，兼以屏蔽奉省，控制大沽。年来腾挪饷力，在旅顺口择要筑大炮台七座，并调四川提督宋庆毅军八营及提督黄仕林、吴兆有、王永胜等八营驻守，非徒保护船坞，亦因要害所在，须预为不可拔之计也。《申报》所言东西两面皆有可进之路，后面海道横亘三十余里，不能处处严防，前者英兵侵逼，即由东边而入等语。查旅顺后面陆路直达金州，别无海道横亘。咸丰十年，敌船来攻大沽，以大连湾为退泊之所。大连湾在旅顺之东、金州之南，所谓英兵曾由东边而入即指此事，然其时英船并未由大连湾进入旅顺也。上年，鸿章曾虑及此，故调庆

光绪十二年（1886），李鸿章在致总署函中全面阐述了他在旅顺口建港坞的思想——西国水师泊船建坞之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间，一也；山列屏障，以避飓风，二也；路连腹地，便运糗粮，三也；土无厚淤，可浚坞澳，四也；口接大洋，以勤操作，五也；地出海中，控制要害，六也。北洋海滨欲觅如此地势，甚不易得。胶州澳形势甚阔，但僻在山东之南，嫌其太远；大连湾口门过宽，难于布置。惟威海卫、旅顺口两处较宜，与以上六层相合；而为保守畿疆计，尤宜先从旅顺下手。





军三营驻守金州，现仍饬毅军拨营分防。旅顺口三面临海，自然三面当敌。南口炮台林立，布置已严。东西两面山路较长，然岸上有险可扼，岸下亦有浅滩多处，私度敌船少来则不敢近岸，敌船若多，环伺而攻，非掉小舟不能登岸，我有得力游击之师伏岸狙击，彼亦未易得手。旅顺能固守不失，彼必不敢宿师船于大沽口外与我久持，即大连湾亦不敢随意停泊。盖咽喉要地，势在必争。所谓我得之为利，敌得之为害，而不敢以其难守遂置而不图也。至铁舰收泊之区，必须有大石坞预备修理，西报所讥有鸟无笼即是有船无坞之说，故修坞为至急至要之事。察度北洋形势，就现在财力布置，自以在旅顺建坞为宜。西国水师泊船建坞之地，其要有六：水深不冻，往来无间，一也；山列屏障，以避飓风，二也；路连腹地，便运粮，三也；土无厚淤，可浚坞澳，四也；口接大洋，以勤操作，五也；地出海中，控制要害，六也。北洋海滨欲觅如此地势，甚不易得。胶州澳形势甚阔，但僻在山东之南，嫌其太远；大连湾口门过宽，难于布置。惟威海卫、旅顺口两处较宜，与以上六层相合；而为保守畿疆计，尤宜先从旅顺下手。”^[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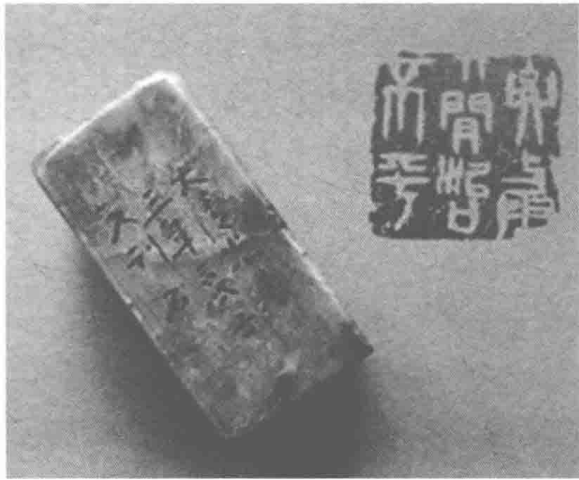
旅顺口港坞建设自光绪七年（1881）开始修建，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9月完工，历经了10年。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光绪八年（1882）工程开工至光绪十年（1884）初工程停工，为中国自行施工阶段。早在光绪七年（1881）10月，当李鸿章决定要在旅顺口建立北洋海军基地不久，就在旅顺口成立了海防营务处工程局，任命北洋营务处道员黄瑞兰为海防营务处总办。但由于黄瑞兰为人“贪鄙无能，不懂工程，任人唯亲，挥霍浪费”，“又不能与洋员合作”^[2]，所以黄瑞兰到任后，整个工程进行得很慢，难以按期完成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不得不将黄瑞兰调回天津，另派袁保龄到旅顺主持整个工程。

[1] 《论旅顺布置》，《李鸿章全集》第3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11页。

[2] 曲传林：《袁保龄与旅顺海防建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大连文史资料》第4辑，《甲午战争在大连专辑》，第1页。

袁保龄（1841~1889），河南项城人。字子久，又字陆龛。漕运总督袁甲三次子，袁世凯从叔父，举人出身。同治五年（1866）官内阁中书。同治十一年（1872）为皇家校勘书籍，曾参与纂修《穆宗毅皇帝实录》。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海防建设。当光绪初年李鸿章受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时，袁保龄向李鸿章提出“重事权”、“定经制”、“建军府”、“简船械”、“筹用费”、“广储人才”等6项建议，深得李鸿章赏识。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调任他为“办理北洋海防营务诸差”。光绪八年（1882）6月，李鸿章又派他到北洋各海口就建设海军基地一事进行考察。同年9月，李鸿章派袁保龄接替黄瑞兰主持旅顺海防营务处工程局，任总办。袁到旅顺后，深感责任重大，为了能进一步搞好海防建设，又请求李鸿章派道员刘含芳协办。



左：袁保龄（1841~1889），河南项城人。字子久，又字陆龛。漕运总督袁甲三次子，袁世凯从叔父，举人出身，曾参与纂修《穆宗毅皇帝实录》，以后主要从事海防建设。

右：袁保龄的寿山石印章，边款文字为“大清光绪三年袁子久刊石”；印面篆文为“要与人间治不平”。



刘含芳，安徽贵池人，字芑林。曾先后参与创设电气水雷学堂、编立水雷营等。光绪七年（1881），因袁保龄的请求，刘含芳被调至旅顺任海防营务处工程局会办，协助袁保龄负责旅顺口北洋海军基地的建设。

刘含芳，安徽贵池人，字芑林。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曾跟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积功至道员。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刘含芳在天津负责管理军械。曾先后参与创设电气水雷学堂、编立水雷营等。光绪七年（1881），因袁保龄的请求，刘含芳被调至旅顺任海防营务处工程局会办，协助袁保龄负责旅顺口北洋海军基地的建设。

由于袁保龄、刘含芳等人在任职期间敢于对人事、财务和工程等进行大胆改革，同时袁、刘二人又先后从山东、河北、天津、金州、复州、营口等地招收民工 6000 余人，并得到驻军宋庆部的帮助，先后调来驻军 3000 余人协助建设，整个工程的进度大大加快。到 1883 年末中法战争爆发前，不但旅顺口口门的航道已经开始挖掘，而且旅顺口内东港的挖掘及旅顺口的引河工程、炮台、住房、仓库等项工程也已展开。但开工不久，即爆发中法战争，清政府由于经费紧张，不得不“急炮台而缓船坞”，下令船坞暂停修建。这样旅顺口船坞的修建便不得不暂时停止。

第二阶段，即自光绪十一年（1885）初起至光绪十二年（1886）船坞土方基本完成时止，为清政府自行施工阶段。1885年初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由于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于是建设旅顺船坞的工程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与此同时，袁保龄等人在负责整个工程建设中也深感技术人才的缺乏，决定聘用外国工程师协助建设。1885年上半年，李鸿章经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推荐，聘请德国工程师善威，协助袁保龄等人负责整个工程的建设。

善威为人“才具太短，极琐细事亦复不了。”^[1]所以善威到任后，不但未能解决工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反而为工程建设增添了许多麻烦。例如船坞建设本应用石头，但善威却主张用砖；船坞泊岸闸坝等费用，经袁保龄等人切实计算后认为只需用银120万两，他却主张使用130万两；李鸿章认为建坞时间不超过3年，他却感到3年难以完成。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就不得不辞掉善威，另聘能人了。光绪十二年（1886），善威被辞掉。

第三阶段，即自光绪十二年（1886）11月起至光绪十六年（1890）9月大坝完工止，为法国人承包大坞工程的施工阶段。光绪十二年（1886），李鸿章在国外订购的各种军舰已先后完工，陆续驶回国内，光绪六年（1880）前接回国的多为小型炮舰，如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等。而光绪六年（1880）后，特别是光绪十二年（1886）后接回国内的大都为中、大型炮舰，如定远、镇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等。这些军舰吃水较深，急需军港。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决定将船坞建设包给外国人承建。为此他特派袁保龄专程赶往天津，请周馥出面，召集德国、英国、法国等国资本家，经过近1个多月的酝酿，袁保龄、周馥拟将工程承包给法国人德威尼。为此，李鸿章还特地与德威尼“讨论多次”，感到德威尼“所开做法条理周详，价值亦较合适，且有法国银行作保”，决定将工程承包给法国人德威尼。光绪十二年（1886）11月7日，周馥和德威尼分

[1] 袁保龄：《上李傅相书》，《阁学公书札录遗》，第17页。